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

卷三十七
之三十八

C40
4514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秋微英塔院垣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七

僧本昂

菩薩戒弟子 馮昌曆日錄

僧知融

宰官弟子

王安舜 纂輯

劉起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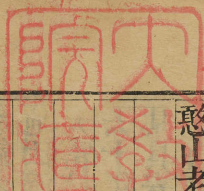
長春社弟子

陳迪祥 全較

梁四相

曹溪中興錄上

中興因緣



師曰曹溪者乃管曹叔良爲魏武之裔避地於此因以名焉其道場自梁神僧智藥三藏從蜀天汎海而來攜菩提樹於五羊之法性寺識云百六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出家度人無量將入嶺過曹溪水口掬水飲之而甘且香乃曰此我蜀天水也原上必有聖地因涕流而上至觀其山似象形曰此山宛似我蜀天霽林山也乃謂居人曹叔良曰此山宜建梵剎百六十年遂當有肉身菩薩於此說法叔良卽白州牧某具奏梁武帝遂命建寺額曰霽林乃開山之始也至唐龍朔間有新州盧道者得黃梅衣盃號爲六祖

回至曹溪時霽林已廢有尼僧名無盡者見六祖問涅槃經義知是異人乃白其父兄重修霽林延祖居之未幾有害祖者祖遂避難於懷會隱獵隊中一十五年後至五羊法性寺露穎而出遂於菩提樹下剃髮卽回曹溪開法於霽林時山已易主爲陳氏矣祖說法多年雲集者衆以其山如生象齒鼻完具先寺於左領大牙之內其鼻在右業爲陳氏祖墓故其寺址甚迫隘祖一日謂居人陳亞仙乞一坐具地亞仙許之祖以坐具一屢盡擲四山之嶺時四天王出現四隅亞仙卽許之曰也知和尚法力廣大當盡捨之

但先祖墓在寺右他日修建望乞存畱又曰此山形乃生龍白象來脈他日興造只可平天不可平地於是亞仙遂攜家隱去不知所之故此山自六祖開創已來四天王內周環數十里爲一蘭若並無民居其山形風氣完密卽少林已下諸祖道場未有如此之勝者向僧皆以爲藏修地至我國初開阡陌而環山之內皆爲田疇收入版籍則僧以務農爲本業樹藝孳畜不異俗人然從來未有民居及弘正間四方流棍漸集於山中始以傭賃久則經營借欺於僧而僧不察以山門通滙源入府孔道而漸成窟穴羅於

道側開張市肆豈特鳩居鵲巢將使狼據師窟僧亦捨寺而住莊菴則山門目空流棍日集旣害目作而僧徒竟爲此累以至幾不可保矣丙申春予蒙恩放嶺外初入山禮祖見其凋弊不堪之甚未幾而旣患果作僧至流離於是一時當道汲汲拯救之初制府大司馬陳公欲予辻救正之未旣而觀警海門周公甚畱心祖道方從事於此頃卽入賀去監巡道祝公乃極力致予因是寺僧某等相率來歸請授具戒堅意懇請予應之於庚子秋九月入山卽以祖庭爲心遂拌捨身命一一綜理次第建立如下所列其

夢遊錄卷三十一
三
槩皆大壯極弊不容一日安者幸仗 佛祖之靈當
道護法神力冥加八年之中略有頭緒雖未究竟卒
業而心膂俱竭其所建者皆可爲恒規僧徒苟能自
此謹守勿失亦可保此道場世世無虞矣時師命昌
曆等在寺訓諸沙彌凡所作事皆目擊之及所發言
卽日錄之久而成帙顯曰中興實錄仿通志十品之
例列爲十則其示衆法語清規手札雜著并次第於
後云

培祖龍以完風氣

師初入山因見祖庭破壞乃集諸弟子曰佛說大地

山河唯一真心之所融結雖形家之說未必盡信而
至理存焉亞仙初捨地卽云此山乃生龍白象來脈
他日興造只可平天不可平地此益言地形之不可
傷也觀此曹溪主山儼然象形而四足六牙鼻口俱
備其寶林初開時山勢完密故寺坐鎮中左大牙包
裹與右牙連合脣內爲龍潭卽如象口其寶林右壁
儼然象鼻而陳亞仙之祖墓先葬其上六祖存日其
寶林牆外卽其墓也故乞其地而擴之其口爲龍潭
滴水於內有龍居之及祖降其龍乃鑿二牙交關處
放水填潭以益佛殿然龍旣蛻水旣竭而靈氣已泄

故佛殿雖備其潭未填完而祖師化去至今殿前猶爲深窟乃前未竟之功也故丹墀剛半師嘗知其故乃填平之前羅漢樓乃初鑿嶺之缺後人因而爲山門旣久建樓於上師欲改補而未及以象之食賴鼻而命卽在鼻其鼻當有數節而陳墓正當中故六祖入滅所存肉身初卽建木塏於墓前以安供墓後建信具樓以藏衣鉢至我

明成化間有僧某者去木塏易之以輓其中陰溼未幾祖現夢於郡守乞一安居守命改信具樓爲祖殿其空塏在前返爲胸中壘由矣其祖殿後爲程蘇閣

乃嘉靖丙午間郡守陳豹谷所建師至則見殿左爲方丈當中開一路入後山斬斷象鼻其殿後低窪爲北風所劫來脈有傷故道場頽敗職此之由也師因警象鼻之形則殿後當有一高阜時一老僧爲師言初爲沙彌時見殿後一堆如壘土比陳公修閣時令僧削去某時爲沙彌亦在擔土列師知其信然乃令所選三學教授僧率肄業沙彌百餘人每日各擔土十回以培之三月而成一山如固有於是改中路於曹溪邊爲迴廊右繞祖庭而行入後山由是風氣始完其於山門之內凡有凶煞者盡除之而衆僧遂安

其祖殿後一澗爲蜚錫橋過橋爲卓錫泉卽象咽喉師引其泉入香積廚泉右一小嶺如舌狀右一窩鉗卽右領古爲無盡尼所居之菴乃重興寶林之主故師中興必嘗新之此最初入山開創之始也

新祖庭以尊瞻仰

祖庭初以改信具樓爲之殊爲卑陋入門不見睂目禮拜不能重列且前有拜殿接檐殊爲幽暗墓前一塏屹立塏前又有諸天殿重疊破碎壘砌當襟無一隙地近殿左有僧房如拳拄頤右下角有戶長廚屋糞穢垢積兩腋僧居卽當敗椽如荆棘林然外望屋

宇參差呶呀略無一綫通透此祖道所以壅塞而不能暢有由矣師深見開闢之難日夜以思竟無規畫不能成局每每登塏眺望諦觀全寺大勢其左方丈法堂禪堂前卽鐘鼓兩樓翼峙成一局師云此必寶林開山初創之制也而右爲佛殿乃祖師存日填龍潭而爲之者後有經閣前羅漢樓及寶林山門通爲一局後人不善增修故祖殿居中僧房雜居塞其神路全無瞻仰氣象耳今欲分條析理以就規模非巨靈之手何能劈之耶因是見羅漢樓之西山如虎頭回望師買其山取土填大殿之潭窟出地以移祖師殿

夢遊錄三
左之僧居仍別買房屋以易經閣後之僧房爲戶長公解以除祖殿西角之穢汚其兩廊之僧各別置安居拆其前後諸天拜殿則目前地平如掌矣遂極力經營一一如畫故得重修 祖殿高敞可觀前設兩配殿欲奉南岳青原五宗諸像其大門房周圍一十五間將奉傳燈諸祖兒孫如七十子之從祀於孔子也但前路壅塞乃買空地移有礙僧房三主乃大闢神路直與寶林門齊中與羅漢樓並起華嚴樓三間爲祖庭頭門其上爲禪堂諸僧書華嚴經所如此天然成一勝槩矣今之觀者但見一目了然而不知開

闢之難爲力也

選僧行以養人才

本寺僧徒向以便安莊居種藝畜養與俗無異寺中百房皆局其戶入門絕無人迹唯祖殿侍奉香火數僧及住持方丈數輩而已以是山門任流棍縱橫僧徒出入皆避影潛蹤可恨也師初至嘗以作養人才爲急卽選合寺僧衆四十已上者聽其自便若四十已下者二十已上者每房一二人任在寺安居日日登殿逐日四時功課諷誦祝延聖壽誤者各罰有差於是集者得百餘僧俱爲授戒

從此晨昏鐘鼓經聲相續不斷儼然一勝道場僧徒亦知有本業而外侮亦漸知警矣但諸僧徒習俗成風凡幼童出家祇見師長務農不異俗人竟不知出家爲何業而畜其徒者止利其得力於畝畝而無一言及出世事其來久矣欲望其成人安可得乎師至寺之初卽選衆中有通問學堪爲師範者本昂等三人乃勸合寺僧衆凡有行童二十已下八歲已上者盡行報名到住持拘集在寺立三學館分三教授教習經典一年之中有通二時功課者乃延請儒師孝廉馮生昌曆茂才龍生璋梁生四相教習四書講貫

義理其束脩供餽師自備之如是三年有成者乃爲披剃爲僧總入禪堂以習出家規矩令知修行讀誦書寫經典各有執業卽今禪堂諸僧皆吾師作養之人才也又謂佛法所貴熏聞成種嶺南久無佛法熏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先教諸得度沙彌書寫華嚴大經一以法緣廣大爲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初則二三人已而人人相望發心不十年間書此經者已成十餘部矣此吾師作人之功灼然者也

驅流棍以洗腥穢

師見曹溪道場破壞蓋因四方流棍聚集山中百有餘年牢不可破而俗人墳墓皆盈山谷視爲己業矣始也起於傭賃久則經營借貸於僧當山門外起造屋廬開張舖店屠沽賭淫日滋其害而愚僧不察與之親狎寅緣交相爲利故僧之所畜多歸之噬嚙日深則謀爲不法於是多方誘引以酒色爲坑穽盲者一墮其中則任其食啖膏脂盡竭以故僧之田地山場房屋因是而準折者多矣頃則附近豪強亦垂涎其間乃通同衙棍互相架搆以包姦爲詞訐告道府借爲口實以張騙局聳動上司駭心驚聽遂以爲實

乃具申軍門令下將莊居盡行折毀僧不如法者驅逐時奉令者無良信其耳目以爲奇貨乃親入山踢勘每至一莊居備估其值輸半乃免由是寺僧盡入網羅業已失其半而禍方滋蔓不遑一息安堵當師度嶺之二年爲丁酉歲初謁制府大司馬陳公因得槩申衆僧之情狀乃寢其令幸得免卽欲以師往整之師以方在席臺未敢奉命明年戊戌屯鹽道周公署南韶事欲拯之屬師修通誌未幾入賀去己亥南韶道祝公蒞事自號曹溪行脚僧痛惜其斃力致師以整頓之庚子歲公亦以入賀去濱行面囑且令

寺僧懇請師應命於是九月入山見此輩縱橫乃祖庭心腹之疾也不瘳則六祖慧命終難救矣於是棄改風水將山門大路東西填塞移置溪邊直出水口爲通途如是則向之市店皆圍於山門之內而往來者不便於食宿矣然終無術以去之也居三月歲暮往謁制府大司馬戴公備陳爲害之狀公曰此護法之責也但出一令責守土者嚴督之此一尉吏之任耳歲旦行該縣坐守驅逐不留一人鋪店盡拆不存片瓦於是山門百餘年來所集腥穢一旦洗之而衆僧之禍害永絕矣鋪店既拆市街一空師卽於西

街向之屠肆修且過堂以接待十方之禮祖者東街修公館以爲滄源官長入郡之停驂處其山門道路初則一綫而左則列肆直抵當心因盡拆之石坊先在上今則移置溪邊開闢壅塞相望如引繩遂成一大觀矣爲害之源不能盡述而根深難拔一旦盡絕槩錄於此以示來者爲龜鑒云

復產業以安僧衆

師以流棍旣驅向之所騙田地山場房屋皆執其左券此輩戀戀終無究竟思非善後長策因設齋於祖殿盡邀其實主各出券相對查原有本而子息未

及者補償之息過其半者已之其有本已得過而以
息重累者及口腹虛花者罷之於是盡焚其券而以
田地山場房屋盡歸其故主自此外患方絕而貧累
之僧得以安居無擾矣時人或慮師任怨者師曰不
然凡人雖不善必有本心之良苟開曉分明人各自
知其非無有不心服者於是諸棍漸引去然亦竟無
他虞

嚴齋戒以勵清修

先是寺僧多不守齋戒畜養孳牲以恣宰殺故凡上
司府縣入山當里甲供應者必責寺僧而差役恃此

以利其口腹卽上用其一而下十倍之故所傷生命
及所費資財歲不勝紀而本寺之累亦無底止且來
者以禮祖爲心而腥葷羅列於前殊非清供亦非仁
者本心也積弊已久思革爲難初幸觀察海門周公
開禁革之端准其呈狀及署篆觀察余公乃嚴禁宰
殺案載志書故凡供應官長例以蔬齋清供自師入
山始但慮兩院威嚴難以必行值直指顧公入山爲
二親祈福本縣急督如故事公行齋戒令自此一定
爲恒規矣此事旣行不唯保護生命雅肅清規卽省
費資財歲計不貲而常住亦免苦累卽僧持戒者日

益增進叢林清肅亦此一舉矣復蒙祝親請山中教諭僧徒戒養孳牲宰殺變魚塘爲蓮池自此山門頓改觀矣

清租課以禪常住

師初入山於祖殿閱常住歲計記籍見券帖數紙皆祖師貸約中載七八分之利息者師扣之主僧應云此常住供應缺乏乃借貸以支給者師爲之痛心及詢常住舊有香燈莊田租稅何所歸耶卽聚衆備查祖師香燈有黃巢滄源補鉢及本山續置各項莊田每歲總計約租有四百餘金何所支銷而言不足

衆曰各莊逐年但聽十房管事僧輪流徵收卽聽彼銷繳及察其故乃管事與佃戶通同作弊故致拖欠不完徒有虛名而無實惠所以常住日見其匱乏耳師卽選衆舉公正廉能者十僧管事令對祖發誓刺血書盟不私一毫喚集各莊佃戶立定規則歲期以限約赴寺交納仍設庫司立管常住監寺四人執掌收支於是總計各莊每歲徵足若干兩計其所入將本寺各項應用派有定規著爲章程纖細不遺除支尚有剩餘從此不唯常住豐贍而祖師法利如一雨普霑且不爲泥犁種子矣其清規條例別列如左

夢遊卷三十一
地
敕賜曹溪南華禪寺設立常住重興長生庫註記出
納錢糧清規定格題辭

夫惟吾 佛世尊住世之時初但領衆持鉢行乞食
法本無畜積何有常住次因老病比丘不能行乞命
同住比丘就所乞食以其一半持歸供給名曰分衛
謂分其所食衛護道業律部載之詳矣及佛滅後西
域之法與 佛在時無異及敎法東流自漢永平以
至唐代累朝帝王名臣宰官長者各捨資財建寺贍
僧以爲福田往往寺主濫爲己有貪饕壞法侵漁衆
僧不患因果者多至我 六祖大師之孫馬祖弟子

百丈禪師始創清規立爲常住凡在伽藍之內所有
施利及莊田錢穀俱有典守故寺有主者稱爲住持
以說法爲主總領大綱其輔弼叢林助揚法化者則
設有兩序執事若都監寺監寺以掌管常住副二住
持其歲計錢穀各有庫藏出內所司謂之庫司就監
寺內取其公廉出衆者司之恐力所不及又設副寺
以佐之其莊田則有莊主及徵收租稅又有監收此
就衆中擇其公正廉能寬厚仁恕者充之其經手支
給者則又有執歲執月料理山門事務以應官長檀
越凡有支取所需必稟明住持准驗票帖明註庫記

以備稽查故常住之物毫髮無差是則叢林如一身
住持如頭首執事如手足耳目相須爲用而不可缺
一者故凡山門事務一有所作則上下同心小大一
力如目視耳聽手捉足奔無不從其令者所以叢林
興盛法化昌隆外侮不侵內障不起此佛祖度世
之楷模自古叢林之典刑也夫何近代以來祖道衰
替叢林凋弊先聖垂訓蔑然無知如我六祖曹溪
爲禪宗之源叢林爲天下冠香火供養不減在昔而
常住破壞至極僧徒愚迷癡蠢不知其爲何物也余
因弘法罹難蒙恩遣嶺外於萬曆丙申春二月謁

六祖大師睹其道骨儼然如生而山門寥落之甚殆
不堪看爲之徘徊泣下者久之且僧徒被害官司勾
牽急如星火日夜追逼傾家賣產者過半以致祖
庭廢墜幾如埽地矣幸荷制府大司馬陳公稍寬
恤之次蒙屯鹽道周公署南韶略革應官酒肉之弊
次蒙南韶祝公痛懲僧徒之非戒殺孽牲力救之
乃命合山衆僧再三請余入山料理於萬曆二十七
年己亥冬公面力囑余明年庚子春正月復命寺僧
眞權行裕淨泰慧珊願識等持書走五羊促余入山
余以方在行間未遑應命四月公以入賀北上余送

別靈洲辱公再三面叮嚀之余於是歲秋九月方杖策入山至則先選僧若干爲授具戒同集殿堂二時轉法華經次選行童可教者若干名習讀經書分爲三學擇其衆中學行稍優者爲教師次觀山門風水大槩有冲傷刑剋者去之破壞者補之塞靈源門培象鼻以厚 祖庭關山門路移石坊以受元氣不三月內翕然改觀而山門內向爲流棍潛住霸占寺基開張舖店酒肆屠沽巧設姪賭勾結土宥騙害寺僧橫如豺虎習久成風牢不可破甚爲大蠱竊爲隱憂余於是年十二月復走端州謁

制臺大司馬戴公請令以驅逐之尋卽令下曲江勒限三日內盡逐出境不許容畱一人一店於是羣兇屏跡將前所占寺基街市盡歸常住余乃因而塞其東西穿心大路左立公館以爲滄源及諸過客停驂之所額曰三生來右立十方旦過寮以延四來衲子爲挂錫之所額曰一宿覺將通衢改於溪畔往來行止各得其宜無復混濁叢林自此潔清衆僧自此安枕矣余於明年辛丑春正月朔之三日奉 制臺檄以爲地方之務走青鸚且乞 採監李公作中興檀越七月公入山禮 祖喜施三百金爲重修山門之

資於是余治寺僧備查 六祖供奉香燈莊租每歲所獲從來未有毫釐入常住者皆爲典守侵漁沿爲故習乃先料理太平莊租業已將萬曆二十九年分謂銀歸入常住立定春秋冬三期以聽當年支銷外今將黃巢萬善補鉢及續置本寺諸莊一並歸之俱係先收以聽下年支銷除將諸莊二十九年分租課先完外自三十年起以爲定規再查本寺舊有長生庫今復舉設凡一應常住租稅及施主錢糧盡入庫內收貯仍照清規事例設定執事以監寺四人掌管收支選衆中老成公廉者充之本寺十房舊有都管

一人都寺九人原應差役迎接官長供應府縣取辦椒茶椶櫚果筍之物而向之常住租課盡爲此輩乾沒極可痛恨今擇精練曉事僧十名充之其一應所須該用之物俱照人頭派定每僧量攢少許預取入庫以待上司不時之需庶省煩擾其各莊收入在庫租課查照田糧差徭常法照數支領完納不致拖欠冒破其上司官長入山應接所費設有定規亦不致偏累執事其 佛祖殿堂香燈之用各有定例庶不失焚修供奉報本之意其執事諸僧終歲奔走辛苦亦有酬勞務使勞逸均平不致嗟怨仍勘收租全缺

量爲盈縮以彰勤惰已上四則俱在庫內支銷獨敎授行童束脩之資除儒師乃予自備其僧師則出於墻下減損 祖師衣鉢訓育沙彌以增後生慚愧亦有定則如此則常住錢糧無浪費之條典守執事無自盜之罅衆僧無煩擾之科常住可爲長久之計矣仍將合寺大小僧徒盡行受戒以免玷辱 祖庭之呵且省酒肉之費以爲衣食之資斯則衣食足而禮義興卽穢邦可轉清淨佛土矣曹溪祖庭中興叢林紀綱再振在此一舉大關法運所係非輕除前壞法弊端一切置之不論外其一切事宜自今萬曆二十

年更始永爲定式諸執事者宜各勉力務要奉行不許日久因循無賴僧徒妄起希圖生心壞法擅改成規如有此等則上稟 祖師 靈通 護法伽藍神目鑒察必罪不宥明彰報應卽使姦盜壞法之徒生遭王法死墮阿鼻因果昭然毫髮不爽今後凡頭首司其事者各宜時時痛自省心不致誤招苦報自取罪咎立庫之初當年租課俱係下年徵收致庫而現年預支無出余先備銀三百二十五兩在庫抵墊陸續支銷以爲常住張本待後租課節年補還今將應行條例開列於後永爲定規以便遵守

計開 一設職事

監寺四名顓掌庫司收支常住錢穀置辦什物主張山門大事以副住持凡事務同心議處內以一人顓管鎖鑰經理收貯一應錢糧什物庶有責成內以一人監收租課舉劾獎實不使濫觴爲衆紀綱

一設庫司書記一名專管收支登記帳簿以備稽查不致疎漏

一戶長一名此乃舊規專管里甲差徭糧稅仍照常規此卽古副寺

一都管一名此職卽古規都知事乃知事首領今卽

以此職統充莊主率領都寺徵收各莊租課催辦合寺糧差以副戶長亦名直歲

一都寺九名此卽古知事以佐都管徵收糧差輪流直月以應接官長幹辦山門大小事務此十執事今照本寺十房舊規輪流各房挨當歲終一換故前此已往皆無賴者多不能料理大事今特選擇才力出衆者充之如遇年終更代之期住持監寺仍察賢勞出衆者照舊畱用不堪者或有他緣不能應者卽選公廉老成者代之如有不守清規抗法循私或與佃戶通同破壞常住拖欠租課或貪圖小利培植佃民

剝削衆僧有傷大體者都管監寺不許容隱卽時舉
白住持鳴鐘集衆對 祖師前明證其罪輕則量懲
革黜別選能者代之不待歲終重則呈首到官以法
治之以警其餘住持亦不許姑息循情以養成大害
慎之慎之

一明收支 收有五款

一祖殿每年施利及銀帽器物 一常住各莊每年
租課 一官長入山及施主隨喜布施 一募化修
造及齋僧錢糧 一罰過犯僧人入常住錢穀香油
及應入官房產業田地銀兩等物并就庫中回買物

料價值及亡僧應入常住之物及常住置買田地房
屋什物契書各有項下一一條陳登記簿籍以備稽
查每款各置收簿二扇住持典庫司各執一扇凡有
應收者當 祖殿對衆收之

一凡各莊每歲租課各有上下限期預期都管督率
都寺同催各佃總責田甲收銀完足親到 祖殿當
住持監寺交兌監收執平持衡勘兌明白書記登簿
住持僉封卽於庫內取庫收印票一張合住持收簿
將銀數上鈐合縫印仍各僉花押於執事名目之下
方給田甲以爲準的執事之人不許私給若查田租

無印票者卽係通同侵欺住持頭首定舉送官如律治罪

一凡春秋二季十方施主至 祖師前進香供養銀帽花器及銀兩袈裟衣物等項塔主零收住持登簿年終代期總類若干見數明白勘校應存畱者照舊貯積 祖殿應用者交割庫內照式收支臨期務要集衆耆舊眼同勘驗塔主不許隱匿與執事通同黨護查出定以侵尅官物罰治

一凡官長布施及募化修造錢穀齋僧稻糧并一應但係常住之物俱照式立簿一一條款如法收之不

得隱漏但有應收之物而不登簿者卽坐書記監寺通同作弊之罪

一凡應用支銷銀穀物件等項直月都寺照式寫支票一紙先到住持處請稟住持許支將票抄落支簿仍將票填次第號數并所支銀數二處合縫鈐一私記圖書仍於空處寫准支二字直月管事執票到庫支取司庫書記將票抄落支簿監寺方敢照數發銀如無圖書號票卽係冒支少則對祖集衆量罰多則送官治罪如律若不當公用而住持徇私與執月及典守者通用妄發一票支出錢物不論多寡查出卽

以監收自盜論

一設長生庫顯貯儲積監寺掌理錢糧之所多人不得混入故又設監寺寮爲會議之所凡遇直月管事僧定要專住寮一月照管常住內外大小事務支過錢穀物件月終結算明白具造月報小冊一本送住持處對查明白批不差二字發送庫司以便年終類結庶不混錯

一凡年終於十月朔日更代之期預先住持會衆結算一年收支帳目是日監寺書記十房都管各執簿籍同集祖殿請能算數耆舊一人掌算一人唱數

對衆眼同摸算明白總付書記具造文冊內開今將某年分本寺常住共收租課錢穀若干布施若干某物若干今某項及雜項支用過若干見存若干或有租稅未完若干一一條列備造總冊一樣四本其一送祖師殿收貯函中其一送中興常住其一落庫司以爲永遠規格其椒茶櫻果之類一一如之今將歲支額定項下開列於後

計開 有十五款

一辦納糧差隨田照例每歲大約銀一百兩有餘若有新增田土及遇閏月差徭有增無減若遇免稅

則有少無多

一佛殿香燈每歲設銀十兩

一祖殿供養香燈每歲設銀五十兩

一護法伽藍月月朔望齋供每歲共銀十二兩閏月無

一住持接待上司往來官長每歲舊例十一兩新增四兩

一戶長接待官長每歲舊例十兩新增二兩

一監寺四人司庫書記一人每人每歲齋食銀二兩六錢共銀一十八兩

一都管都寺十人每歲齋食銀三兩六錢共銀三十六兩

一新設山長一人看守祖山樹木修理栽培每歲量給食米銀一兩五錢

一藏主維那六人逐日領衆各殿念誦每人給布二疋折銀五錢共銀三兩

一老郎二人伴僕一人看守公館打鐘鼓報客以聽常住差使供役每人每歲工食銀一兩二錢共銀三兩六錢

一中興祖庭重建無盡菴每歲設供贍香火銀三十

兩此乃額外係 祖師自受施利所置又非他人布施者比後之主者用者及執掌者勿得輕視自取重愆愼之愼之此項銀兩自三十四年修起禪堂即將此銀入堂作十方常住供衆之用與菴無干

一凡遇撫兩院入山除塔主住持戶長三處迎接上司外其餘府縣叅遊守府賞功中軍把總衛所巡捕等官及尋常上司差使人役仍照舊規分派十房公同接待不許常住支銷

一滄源縣出入往來專在直月管事迎接齋食定例正堂每飯一餐銀一錢 佐貳每飯一餐銀七分

儒學每飯一餐銀五分 相公每飯一餐銀三分
已上四則管事迎接過後卽具支票到住持處僉印到庫支取若不係本縣仍照舊規

一教授行童經書教師三人每歲共銀十兩各布二疋每疋折銀二錢五分此俱在

祖師衣鉢內取當年塔主備之外每人鞵一雙折銀二錢此在常住庫內支給此項儻祖殿無出卽在長生庫照監寺例節年支給不必零星其供應飯食隨禪堂衆數 已上條例仍照祖師香燈田租均撥公用永爲一定規格後來住持頭首執事之人不許生

夢遊卷二十七
心饕餮常住循私任情妄自增減卽每年租課完足
除上支銷尚有餘剩者執事之人亦不許巧設事端
別立名色妄擅支取除當修補山門及執事出入盤
費併係常住公用必不得已者方許動支但可省各
人當以厚實常住爲念切不可起希圖小利之心自
取地獄古德云常住之物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善
能撙節浮費則錢穀不可勝用矣自此歲歲儲積有
餘經營得法而日增月盛叢林未有不興法輪未
有不轉者余稟 祖命整抹傾危扶植頽綱非爲細事
諸執事者務必遵之纖毫毋忽嗚呼念哉常住之物

絲毫爲重蓋是施主福田種子信心膏血豈可輕心
欺盜古德云常住之物幾如鴆毒纔需一粒則裂肝
碎首通身潰爛故凡司執掌者能知因果卽此便是
造就天宮淨土不知因果者便是造就無量地獄鐵
牀銅柱焦熱鐵丸萬劫苦楚不止披毛戴角銜鐵負
鞍酬償宿債而已也况王法森嚴 神明司察可不
畏哉凡我執事各宜痛省思之念之

萬曆三十年歲在壬寅春正月上元日立

免虛糧以蘇賠累

初本寺翁源一莊乃鄉民謝氏所施

六祖爲供贍香燈者歲入租課銀一百二十兩萬曆六年間遊學林渙乃本府王郡丞之親友送寓本寺意有所欲於寺僧未遂因譖於郡丞謂此莊厚利皆歸於僧丞誤聽值署府事遂將本莊租銀分六十兩以抵曲江蛋戶虛糧具申兩院司道立爲章程其存寺六十兩又因佃戶姦頑拖欠累及寺僧無已屢告上司甚至費千餘金竟不能免後遇軍門劉下議本府申詳將浚廠稅課乃軍門兵饌內扣羨餘抵補以免僧累一向無異至萬曆庚子摧稅使者出卽以廠稅入內監比告軍門戴蒙准仍照前行嗣

稅監自行差官徵收則無羨餘可扣師知之親詣軍門陳白之蒙行本縣查無礙抵補不得仍累寺僧本縣再三挨查無出因議各山通江小河出穀小艇設稅計得二十六兩未足續查濛凜對面山鄉舊有蠱毒田一所向未起科遂將此田設租二十四兩取足具申准議自此永杜山門之害皆

制臺護法之力也既免此累而本莊佃民姦頑又以隔縣難制向以此田致累僧區內追田爲費因與衆議將前莊田變賣得價收贖寺內近田爲便具告軍門准批本道行府縣議以爲便比衆佃從祖已來世

耕卽同已業不捨別賣情願重丈增租永守寺業無
替曲江二尹徐公署翁源事拘集衆佃丈量委實田
地有餘遂於正課之外量加新增租銀一十四兩有
零具申上司詳允乃與衆佃每歲約期交納到庫時
寺住持衆僧議新增租課係師之力當歸中興常住
師遂併前無盡菴香燈一並歸於禪堂以爲供贍永
爲定規惟此一事實山門無已之害前幸 制臺劉
公權宜於前竟蒙 戴公永絕其累且爲後福是知
佛法付囑王臣非仗大力外護何以能保永永哉此
卷案具在府縣

復祖山以杜侵占

曹溪祖山宛若象形前後首尾分明今山後一帶乃
全體也其紫筍莊乃 祖師存日所遊花果園十二
之一向有僧七主名小南華其來久矣成化元年韶
州始開阡陌定井田本山盡爲豪右并吞時年僧滿
滄盛公具疏赴 闕奏行撫按勘定復業則以占紫
筍莊爲首懲也後因僧多不律致附近居民蠶食爲
害竟不能安各歸寺住遂棄此業萬曆二十年間豪
民江應東假買僧田盡占後山一帶圖爲風水以至
象脊與祖山中分且砍伐漸侵內地師心痛曰從此

祖山將盡爲民業矣遂激勸衆僧赴告 軍門蒙准批 本道行府親勘比蒙署篆肇慶府通判萬 親詣山中踏勘定立界石斷將前田令僧收贖以絕禍源師自行募銀二百兩將前田贖回連後山場樹木一並盡爲禪堂永遠供贍不唯保全祖山且爲禪堂永永之業然師以此致怨而不法之僧交結外侮爲害然竟以堅固立碑爲金剛幢矣

開禪堂以固根本

師一日示衆曰叢林之有禪堂如 國家之有學校乃養育材器之地自古爲國者以儲材爲本而法門

亦然自達磨西來衣鉢止曹溪當時 六祖座下悟道者三十餘人而南嶽青原爲上首其實林禪堂乃諸祖出身之地故天下禪宗傳燈所載者一千七百餘人皆出曹溪一脈如孔門之洙泗是則本山禪堂乃禪宗根本地也夫何歲月已久僧徒失守而禪堂幾於湮沒其舊基地雜居僧房有七而香積廚有二則溷廁豕牢亦各有九以清淨寶地變爲糞壤矣師甚哀之因思叢林百年須樹之以人今選沙彌教習成人教而不育則如農知種而不知耘終難成實若無禪堂後輩將何賴焉以此日夜以思苦心焦慮徧

夢遊卷三
察地宜自以衣鉢減口之資積金若干兩搜買空地
各移僧房貼價另蓋換出禪堂空地寸寸計之以十
易一方得均齊方正竭盡心力乃起禪堂一區雖不
全舊制其規模已盡此矣又思若照諸方常套決不
能久因立十方堂於山門外以接待往來而內堂但
安本寺作養後學僧徒專心淨業幸有成規則在堂
之僧濟濟可觀儼然一道場矣師以禪堂既立而食
指爲難遂將前本寺供中興菴租銀三十一兩又將
翁源新增租銀十四兩告贖紫筍莊田地山場原價
二百餘兩并買黃山柴山一片用價若干兩又將自

買旃檀林房一座換香積廚後僧房二主一併通歸
禪堂以爲中興常住始終併修造所費卽此一所不
下千金皆出師一力自此僧徒衣食足而禮義興故
今在堂僧徒所受用者皆師當日苦心血汗也後之
安享者可不知其本耶僧徒欲食已足又能以法食
充之則佛祖慧命可賴此永固矣

附錄未竟因緣

右上臚列乃遵大師所訂壇經通志十品之規故撫
其事之大綱亦分十則以見全體之一毛其微細行
門皆出思議之表者亦未易悉數也其在八年之內

拮据之勞精神疲竭其已成者開闢之功十之七修
造之功十之三其大殿一區未竟之功乃六祖未
竟之功也久欲經營力所不及於戊申春三月嶺西
觀察文所馮公入山訪師宿菴中夜夢觀音大士
現高大身相好端嚴公見而頂禮讚歎嚴好聞大士
語曰卽非莊嚴是名莊嚴公有省及寤甚喜詰朝入
殿禮佛謁大士見大殿後柱腐敗其勢欲傾三大士
像亦甚危矣公指謂師曰何不修此師曰久抱此心
力未能耳公曰所須幾何師曰非三千金不敢舉公
曰請力任之師曰檀越果發大心在聲歎彈指間耳

公曰固非一力所能姑徐圖之公歸見制府大司馬
戴公告之故公曰孺子將入井仁者必匍匐而往救
况大厦將傾佛聖之危乎此仁心者所不忍遂語馮
公請師面議之師聞而喜乃具圖式往謁戴公按圖
私計曰若公所云猶未也師曰佛事如空中雲第以
此爲緣起耳戴公卽願力爲之師曰法門之事非可
以世法拘又不可期以速成在臺慈一力恐有所不
便須衆心合成但仗法力倡導足矣於是議製疏十
通分通省司道府各助之不日軍門二司道府各施
有千金師親往西粵求大材事事皆一肩荷擔明年

己酉孟夏材木盡載運至濛溲師還山集衆議擇日興工以有礙之僧房須先移空地以堆折謝之材料時一二不軌僧徒以爲不便因而倡衆鼓譟如作亂勢師遂已如是者三日師默坐菴中閱金剛經乃曰此正予着相之過也乃著金剛決疑解三日而成衆乃止倡者自憂不獲已乃妄捏師侵寺若干金拆毀殿堂若干座條牒具訟於道府師聞之曰諸辱可安忍若言染指常住金錢此干大法豈可緘默乎因具先設常住清規出納支籍號帖及經手僧名具白本道下府拘集節年經手者查算一毫無干以住持願

祖侵欺抵罪僧復訟於按臺准批刑廳師親往聽理於是年五月飄然出山從此不復入寺矣以直指無代者師奉法不離船居者二載船破屢居者期年困辱病患無所不至辛亥秋直指王公按部司理蔣謬聽將師一往所修禪堂及所置供贍山場地盡斷歸佛殿爲名其實歸訟者仍坐師不法罪遞解出境而先事有勞者皆坐以罪事上直指批曰願祖盜賣寺基猶然刁逞此祖師之大罪人也某大有功於六祖者其違法之僧不遣而反坐有功者并其無盡菴而奪之得無以此爲平等法門乎仍批本道劉公

覆勘詳確重委陳郡丞到寺按狀歷覈事事皆虛願
祖思自死以法科抵罪禪堂香燈屬門人圓修主之
六祖如綫一脈賴以存而師心迹始大白矣當道再
四慰畱還山以竟前業師曰僧以因緣爲進退今緣
盡矣力以病謝竟浩然長往師乃著中興曹溪寶林
禪堂香燈記具述其事刻之貞石時萬曆辛亥秋九
月也諸弟子懇畱居五羊長春菴又明年癸丑師以
病不能安遂曳杖之南嶽越丙辰夏東遊吳越弔紫
柏雲栖二大師黃梅汪靜峰司馬致書浮梁陳大參
赤石公爲檀越畱師休老於匡山明年丁巳夏師還

匡山遂結廬於五乳峰下自師之去曹溪其受化諸
弟子輩如嬰兒之失慈母也日夜以思求師復歸難
得矣越四年庚申方伯吳公入山覩寺之規模三歎
不已衆僧因具白師之功德及山中衆等戀慕之心
吳公大發歡喜願與六祖作護法遂具書請師還
山未幾會中興護法祝公亦至一力堅請師轉法
輪由是益知六祖之靈有感嶺南法化之機有在
也此師末後一段因緣因記之以示來者王安舜曰
夫建功成事之難也寧獨興朝事業哉卽法門亦然
曹溪爲禪宗洙泗海內叢林傳燈諸祖皆出一脈豈

細事哉今千年矣其大壞極弊一至於此卽六祖復出亦難之也何幸微聖天子之寵靈師以逆緣至一力而更新之不八年而功過半無論其財法二施卽堅忍不拔之志處困苦汚辱而甘心若飴在古人求之亦未易見也然師之真慈御物應化居常切言不爲世主之忠臣卽爲慈父之孝子每見在行間執戟大將軍轅門鴈行卒伍叩首階下出入嫺坐蓮花而禮金仙未嘗一見其惰客至於地方多故當道束手生民皇皇不安枕師默運慈力排難解紛潛施密化幹旋其間未嘗一求人知或以耿介觸時卽諸

弟子人人危之師恬然略無芥蒂無論其妙悟玄機高才磊落卽隨緣應物一味平懷咸聚首而語曰此非所謂現應化身隨類而說法者耶不然何以竊謂嶺南六祖爲佛法源頭何幸千載之下而一再見豈昔曾授記也耶若師之心如虛空固不可涯量略記其行事之槩如此師在行間十有八年所著述有曹溪通志楞伽筆記楞嚴通議法華擊節品節通議金剛決疑道德經解觀老莊影響論唯識百法規矩解起信肇論莊子內篇解大學決疑其詩有夢遊集自罹難始及開示門人法語偈頌計數百萬言然皆

夢遊集卷三十一
在奔走間凡有所求信意揮灑未嘗一安坐經思也
又其染翰人得片紙爲世寶大略觀師於可見者特
緒餘耳師之不可見者又可得而思議耶或曰詎所
謂和光同塵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耶余曰是亦強
爲之容耳欲知吾師請俟如吾師者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七

終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八

僧本昂

菩薩戒弟子馮昌曆日錄

僧知融

宰官弟子

王安舜

纂輯

劉起相

長春社弟子

陳迪祥

全較

梁四相

曹溪中興錄下

爲靈通侍者戒酒文

有引

憨山道者著

夢遊卷二十八
余初至曹溪懷瓣香敬謁 六祖大師見主塔僧每
月朔望之次以酒供奉靈通侍者詰其所因僧曰侍
者乃西域波斯國人乘海舶至廣州聞 六祖大師
因隨喜皈依願爲侍者永充護法衛安曹溪道場但
性嗜酒不能戒飲六祖大師許其偷飲以此妄傳愚
盲不達遂爲常規相習至今幾千年矣未有能爲侍
者洗其汙者末法弟子某荷蒙 祖師攝受來整曹
溪已經期年今於萬曆辛丑年臘月八日乃吾 佛
成道之辰特爲合山衆僧普授戒法誠恐愚僧執迷
不化乃爲侍者洗白一心以謝衆口敬拈瓣香上稟

祖命告侍者曰恭惟靈通勿問所從旣充護法當合
至公侍者當初聽 祖說法本來無物如何不達旣
達本無五蘊何有豈有真空而好飲酒祖師教人飲
甘露漿非以糟汁灌此枯腸我觀侍者不離祖師終
日聽法豈可不知知之旣眞悟之已久寧有復迷自
揚家醜我惟侍者決無此情愚僧不達認以爲眞大
家昏迷日夜酣醉是以祖師豈不爲累我戒衆僧不
許飲酒衆以侍者便爲藉口衆僧壞法侍者爲倡今
日不止展轉虛妄嗟此末法叢林凋弊我願侍者蚤
爲之計若眞護法請從此始侍者不飲誰敢啓齒我

今稽首哀鳴 祖師徹底掀翻破此愚癡打破疑團
摔碎飲器齊證無生同登佛地今後供養三德六味
侍者受用與祖無異以此護法功德無比內外清淨
頓消塵滓靈源迸溢枯木回春山河大地共轉法輪
謹告

曹溪祖庭地脈形勢緣起說

匡山逸叟憨山德清述

曹溪祖庭道場始於梁智藥三藏從西天來至五羊
入中國舟過溪口掬水飲之香美乃曰此西天水也
源上必有勝地乃循水而上見象山歎曰此宛然西

天寶林山也遂與居人曹叔良言曰此山乃聖道場
一百七十年後當有聖人於此說法度人無量宜建
梵刹以待之叔良白牧侯奏請 武帝敕建寶林寺
此開山之始也至唐元朔間 六祖起新州得黃梅
衣鉢回入寶林時寺已毀唯一尼僧名無盡者郡人
也菴居於後 六祖訪之尼看涅槃經乃問其字祖
曰字卽不識義當問之尼曰字尚不識安知義乎祖
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卽力開說尼知爲異人卽告
父兄鄉里率衆重修其寺請祖居之九越月惡人尋
逐祖受黃梅之囑遂逃去隱於懷會之間獵人隊中

一十五年儀鳳間廣州法性寺因聞二僧風幡之辯
祖曰非風非幡仁者心動時衆聞之驚異詰之乃知
黃梅衣鉢所在遂請示大衆卽剃髮於菩提樹下送
歸曹溪寶林爰自梁天監丙午至唐高宗儀鳳元年
丙子得一百七十年應智藥三藏云祖旣說法於此
三十餘年座下悟道者四十三人南嶽青原爲上首
於是道分兩派後出五宗是則傳燈所載禪宗一脈
發於曹溪若孔門洙泗也祖晚年歸者日衆堂宇湫
隘乃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乞一坐具地
得否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闕祖出示之亞仙唯然祖

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隅
亞仙曰也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在此他
日營建冀望存畱餘願盡捨永爲寶坊然此地乃生
龍白象之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遂捨之竟成大
法社焉此寺之大成也予居常念禪門法道寥落思
天下禪宗一脈出於曹溪今其道不彰必源頭壅塞
宜疏濬之此久願也萬曆丙申予以弘法懼難 恩
遣雷陽初謁

六祖入曹溪觀其山川形勢宛若踞地之象牙足儼
然初寶林寺包於左領之內而 祖殿正坐於象鼻

予細察之其當鼻中穿一後路截爲兩斷又思象命在鼻必有數節見 祖殿後低窪空闕北風大吹歎曰山脈已斷此法道所以凋零也時寺僧被流棍夥住屠沽作難道場幾不可保矣於是種種方便而調護之及庚子歲時本道祝公心切憐憫連請一整理之予初入山卽塞來龍之路擔土培 祖殿後山一座疏卓錫泉引入香積廚達於殿前衆得飲之乃請制臺令行本縣盡驅逐流棍由是道場一清此中興之最初一步也予見寺之舊制雜亂參差不齊殊不可觀經画爲難且工程浩大力難頓整殿宇僧房

扼塞不通日夜詳察思之乃因其勢列爲三局以祖庭爲正中主刹先開闢迴廊門徑神路廊其胸次開眞脊目其左局卽古寶林寺也以方丈爲主前法堂之下卽當時諸祖悟道之禪堂及香積廚盡設爲僧居予買空地移僧房八主乃得其故址修堂宇以安作養本寺僧徒業已拮据八年於茲所費不貲心力已竭而願猶未滿其 大佛殿一區列位右局因見殿前坑窪填尚未平殿前正面爲羅漢樓乃深陷丈餘樓前卽虎沙塞胸猶是茲山中山門一徑如車廂之狹隘殊無大體深思所以乃悟知爲 六祖晚

年未竟之功也以正殿之基本是一潭詳其山形始
爲象之兩牙交合處其中淳滴一山之水故其最靈
有龍居焉號爲龍潭當鼻之右領乃亞仙祖墓之前
下沙今爲祖殿之右臂也想六祖乞陳亞仙地時
欲修殿乃先降其龍鑿斷合處似成一渠以放水出
方填其潭以建大殿其殿方成而祖卽入滅故殿
前潭尚未及填平放水之道不及料理後人因其缺
陷遂建樓於上而下卽塑天王像其苟且狹陋全失
大體此其山脈已鑿地又失形故千年以來細閱傳
燈而曹溪未見出一人也由是觀之道脈豈不係地

脈耶此予所以日夜腐心而不能忘情於此也故先
將兩局麤麤料理略有其次將重整右局其工力不
減於六祖開創時也以從山門之後殿堂八座盡
皆朽敗非仗神運之力安能爲之耶先是戊申歲嶺
西道馮文所公入山見其正殿將傾遂發心重修隨
白制府戴公慨然樂助一時司道府縣上下共施千
金先辦木料予躬自經營方運木到山而魔氣卽發
遂阻其功予卽浩然長往矣今已十年於茲奈形骸
已衰心願未滿將作來世公案耳但念佛法禪道
自達磨西來衣鉢止於曹溪而道脈源流佛祖慧命

乾坤正氣並如洙泗終古人心世道所關乃我震旦
國中第一最上功德之事雖法有隆替世有代謝而
大道一脈亘窮劫而常然不朽者此在象教所係山
川之靈也此外更有何法爲天地綱常哉此愚思報
佛恩君恩未敢一息忘之也予初心願代六祖
了未竟之功第一重修正殿欲培全龍脈將殿前鑿
斷之渠重築如故內畱一池滴一山之水以聚其靈
將羅漢樓改爲大毘盧殿以爲主刹樓前虎沙取用
大開明堂修兩廊以安羅漢前立天王殿以完正局
外山門從舊其鐘鼓樓原係古寶林寺者今在左局

禪堂之前已不可動但於山門之外左右築兩高臺
建鐘鼓於上以全一寺之規模其餘殿後大藏經閣
諸所皆因其舊制而重新之法堂重修但正其向卽
此一圖以收三局爲一寺其功不減於最初開創時
也切念予今老矣餘日無多況此何時安敢復萌此
念乎第以天地大運揆之近見黃河已清聖人復
出堯舜利見夔龍挺生三五之化將在今日仰仗
聖明之覆育社稷之寵靈風雲際會豈無大心菩
薩現應化身作大佛事者乎嗟予老矣卽填溝壑特
特畱此重見建規以待命世之真人卽有作者照

此規式乃不負區區初心以全山川之道脈是卽
六祖在現於世也九原之下切有望焉

大師示曹溪僧衆法語

示曹溪塔主

佛言如來出世如優曇華蓋優曇華非已見今見當
見甚言其希有耳故昔人每云見善知識如覩優曇
華開善知識者暫時一見而不可得況日夜親近隨
順者乎昔法華會上久滅度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全
身不散如入禪定是時十方諸佛各各侍者并靈山
會上願見多寶而不可得乃憑如來神力開寶塔戶

忽使人天百萬一時得見而見者各各皆獲無生法
忍乃至發無上菩提之心者不可計也今觀六祖大
師雖久滅度而全身不散如入禪定我則謂之與多
寶如來無異卽大師未入滅時與今日無異彼是時
也如永嘉一見卽證無生強畱一宿而不可得南嶽
青原皆執侍十餘年所得種種三昧妙門不可思議
故發揮佛祖光明如清暘昇天只今道滿寰區如盛
夏赫日蒙者無不抽條發幹數華秀實而復散爲金
剛種子不可勝數斯皆一見善知識之功也曹溪塔
主執侍大師朝夕盥漱茶湯粥食與現生無異晨昏

鐘鼓音聲大師廣長舌相熾然說法未嘗暫歇執侍之儔朝夕目覩耳聞未嘗暫隱不審諸侍者還有如永嘉之證無生者乎有若南嶽青原之妙證者乎有則如優曇華一時出現無則如優曇華終不可見耳既曰善知識如優曇華則諸執侍者六時禮拜親近供養皆灌溉之功也噫靈根既在智種深埋苟灌溉功成因緣時至何慮曇華不一時出現老人在旅泊齋中書付曹溪塔主持之以爲異日華開之驗

示曹溪諸僧

曹溪爲天下禪宗道脈之源而山川之勝冠嶺表故

叢林甲於諸方自大鑒禪師入滅青原南嶽二大老抽枝發幹普蔭人天一言半句揚眷瞬目之間得超生脫死者不可勝數自爾此山寂寥幾千年矣豈非枝大而批其本耶然其道雖曰無相而實寓有形與時升降固其理也遠求五宗之源其本無二建立之旨亦在隨宜自宋而元如高峰斷崖中峰諸大老皆力振家聲雷電之機不減叢林盛時明興以來其風浸微不敢望真履實證求其有志向上一路者蓋亦幾希然他方尚或有一二知此道者若曹溪爲當家的骨兒孫獨不識袈裟爲何物剃髮爲何事豈獨人

與道違卽山川之勝叢林之茂亦無復當時矣况爲惡魔所侵作難非一豈非其道與時升降而與山川共爲休戚乎余於丙申春蒙 恩遣雷陽道經曹溪口因得參謁六祖大師正值衆僧燒爇之餘鼎沸未消余爲潸然者久之而去明年秋制臺大司馬陳公念曹溪禪門洙泗欲置余於其間爲供洒埽余是時慚愧爲法門玷懼辱祖庭以謝又明年觀察海門周公攝治南韶心與陳公合余堅讓不已但命執筆重纂其志周公以入賀去觀察惺存祝公蒞政公自號曹溪行脚僧下車不日盜弭訟息民享泰和曹溪山

門百廢一時悉舉宛若大鑒重拈袈裟角耳向者不識不知之僧皆煥發佛性光明此豈非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耶公久欲得區區爲大鑒侍者冀將焚香洗鉢之勞以續破法之愆余慚愧者久之公以入賀去濱行令寺僧長老率諸大衆作禮公先以書抵復面叮嚀懇懇至再余感公此行不以官爲得而喜得作曹溪主人是其幻化門頭現宰官身而作佛事者乎蓋亦世道交興故能令此山色溪聲挺露法身而吐廣長舌相也區區罪垢之軀不敢蹈寶華搗毒鼓聊書此以付來僧且爲異日得度因緣作升堂入

室之券時庚子三月既望

示曹溪素林裕木菴泰兩監寺

丙申春予度嶺過曹溪禮六祖大師瞻仰道骨如生
想當時踞華座萬指圍繞無異今則堂宇傾頽叢林
凋弊寶林福地翻爲狐兔之巢徘徊久之而去未幾
外魔熾起僧徒遭難余心愍之因求當道宰官作大
護法制府陳公屯鹽周公皆力振之魔風稍息而僧
力已疲極矣時則寺僧有若素林裕木菴泰海月珊
見傳識與中興爲住持者象漢權之數人者皆誓捨
身命力持祖業以保安衆僧日夜辛勤苦心周慮求

爲能與祖庭作一日依怙者志甚殷也由是衆等投
誠皈依授戒卽請予入山 聖恩有在未敢輕諾然
身雖未入而心已如金剛矣萬曆己亥南韶祝觀察
以荷曹溪爲己任力命大衆禮請庚子冬始應命入
山不三月而百廢具舉祛宿蠹選僧徒設義學授戒
法一時翻然成化乃爲重闢規模大開祖道不五年
而功成過半斯實祖靈默啓天龍冥護而裕輩一念
血誠真不減包胥秦庭之哭真心實行所感召者自
不可誣也余住茲已逾五年而奔走過半皆爲經營
之勞衆等事我如一日猶我視衆等如一子地耳頃

夢遊卷二十八
蒙 恩詔赦宥卽身未披衣而心已解脫一時諸弟子等各各歡喜焚香作禮執卷乞語乃拈筆以示之曰諸佛衆生心無差別所言無差別之心卽所謂金剛心地也且此一心諸佛證之而說法諸祖悟之而度生菩薩修之而成道聲聞取之爲涅槃外道執之而謗法衆生迷之而造業三途昧之而受苦凡夫日用而不知吾人以之而應緣卽爾輩爲佛弟子爲祖兒孫凡有施爲莫不皆從此心流出但順佛祖之教爲佛祖之事心心常住念念不壞卽此以往歷劫不磨便爲金剛心地爲成佛作祖之正因種子若夫逆

之背之雖身著袈裟心存業道卽此以往便爲苦趣苦因亦長劫不壞生死之苦果也故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順之卽聖背之卽凡豈虛語哉裕等數人同此心卽合山千人亦同此心也若以此心用之於佛祖故如金剛則將來受用亦同金剛若夫用之於一身謀之爲一已視區區糞壤而爲樂地受用如苦蟲心心作業轉眼之間一息不來便入三途苦果無窮亦劫劫生生受用不盡此無他故但以不明此心是成佛作祖之真種子福田耳裕自從余授戒卽願持誦金剛般若經誓盡形壽且此經乃吾六祖大

師之心地也能持之不忘得之於已則將來歷劫受用無窮卽此身心常住於曹溪故曰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也汝等明見今日老人轉曹溪爲淨土驅魔衆爲法侶苟信此心之妙則汝等諸人出生死證菩提不出一念之頃其或未然依舊流浪三途沒溺苦海去也其念之哉

示沙彌智融

予蒙 恩南來諸護法延予住曹溪初入山首以作養人才爲急乃選諸沙彌延明師教以本業習威儀禮誦設禪堂以安居之律以清規衆如一指老人以

業緣牽引不能安居時爲說法更延大德闍黎以尸之又數年而規模造就山門改觀老人嘗謂佛法所貴聞熏成種嶺南久無佛法熏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每願教僧五十三人各書華嚴大經一部一以法緣廣大爲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向以內魔所汨有願未成衆中沙彌智融者最先發心願書大經老人甚嘉其志開端書不半而同學沙彌一時發心書寫者今七人矣嗟乎人之根性豈可局量哉昔吾師釋迦牟尼往劫爲凡夫時同千人聞五十三佛名一時發心修行

後各次第成賢劫千佛吾師以願力勇猛故先於衆
又爲十六王子時聽法華經爲一乘緣種於八方各
得成佛況華嚴乃一乘圓頓法界無礙緣起之大經
也所謂八難超十地之階一生圓曠劫之果以一字
統法界之經一行攝無邊之海況點點畫畫心光流
溢大用現前果當人不昧則不必更叅機緣而觀行
自足諸法門海不勞遠歷百城而坐叅知識豈不爲
最上法緣乎若以所書之經具在目前終身讀誦受
持何用別求佛法卽六祖法化所流千七百員知識
可一齊普現於毫端三昧矣汝當作如是觀無爲俗

習情塵障智眼也勉之勉之

示曹溪倪無昂監寺

鄧林之木雖多成材者寡滄海之產雖衆稱寶者希
孔子曰才難不其狀乎卽吾佛說法四十九季但以
十大弟子各稱第一而得正法眼藏者人天百萬獨
迦葉契心古今傳道稱的骨兒孫者亦不易也我六
祖大師說法曹溪坐下不少千僧壇經載悟道者有
四十三人而見稱者唯五六人大闡其道者獨南嶽
青原二大老而已嶽師侍祖精勤日夜不離左右逾
十九季與青原共命終祖之世故自有叢林以來凡

善知識開堂說法務在得人單以二老之苦心爲家範此得人之難而求其師表百世者亦更難也老人度嶺之初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視其山門破壞幾至埽地一衆惶惶無所依怙所以願興叢林安大衆以存祖師一脈如綫之緒者於千僧中得裕權識泰珊五人焉其所願老人爲依怙者若嬰兒之望慈母其所以存叢林之志不減包胥之存楚而乞於余者不減秦庭之哭也於是老人哀其誠而來力任中興之責剔蠹釐弊百務具舉選衆僧學禮誦法擇其中堪爲童蒙表率而稱教授師者得三人焉旣處之歲月

察其心術之微操履之端言行相符以成後學繼前修念祖道保護叢林者唯昂監寺一人而已三人之中誰不曰比肩而趨操不一志行不齊衡石重輕之在人耳目者非一日如眠黑白瞭如也余目擊其操履如孔子觀人之法察之亦非一日故諸監寺之乞余言欣然卽發獨此三卷藏之五年未敢輕諾非悖法也以古人授受之際不妄許可儻一失言不唯失人抑且失法眼矣知人之難聖哲所病所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四時之序而人者深情厚貌外威儀而中蛇虎者不易知也語云疾風知勁草

板蕩識忠臣若人人皆可稱忠孝則世之忠臣孝子
蓋多多不足奇矣以其希故見其難以其難故爲忠
臣孝子者不易也余嘗謂宣孟稱得士而冒死立孤
者獨程嬰杵臼二人楚國號多材而捐軀復楚者獨
一申包胥嗟乎吾徒之爲沙門釋子者骨肉肝腸皆
佛祖之所化也生死升沉亦佛祖之所賴以轉也求
其一心如古豪傑之所爲者希以其自愛業身而造
苦具不憚橫身捨命而甘心焉求其一念知非能體
祖師之家業者難得其人矣是知家無賊子家不破
國無賊臣國不亡人無惡行身不殞士無苦行名不

揚善無橫逆道不高心無堅忍道不大是知善惡雖
殊儻不負堅忍不拔之志不能成其善惡之實苟無
善惡之實而其報應不舛者不足憑也語曰積善成
名積惡殺身積水成海積土成嶽昂子知此不必患
彼惡者之自積當患已躬下思貞道業之不積耳孔
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藉六祖知子有此心
亦只如老人之所告子者勉之耳更有何法則爲墮
增益語障

示曹溪海月珊監寺

余當丙申春二月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見其香燈寥

寥叢林凋敝徘徊久之有僧具威儀向寺作禮問訊甚恭予見其精誠端慤喜而謂曰此本色山僧也明年丁酉魔風競作此道場幾至破壞僧徒無依珊公與同儕數輩謁余於五羊請予爲授戒法余始知向作禮者爲珊公也庚子冬予應請入山公率諸弟子侍祖師塔察其供養之精誠宛若祖師在生無異余因歎曰祖庭千季不朽者所賴兒孫一點孝敬心耳故世尊曰孝名爲戒卽儒之孝爲仁本此道根也及余住山中最初安居凡所經營固出衆心而任勞任怨珊公居多其憂勤惕厲小心敬慎端若孝子之於

慈父憂喜疾痛靡不關之是知事祖之心不異事余故余屬之常住與衆等心一力忘身殉道卽今日叢林再整法化重興固祖靈之默啓實珊等孝誠所感格也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嘗念余非祖師攝受不能至曹溪曹溪非余來不能有今日卽非公等之孝敬無以繫余心而叢林中興之功德非純誠難以取究竟全始終總是一大事因緣實非偶狀且幸修建祖庭工程苟完余於丙午八月二十日卽蒙恩詔許爲僧以此始末徵之足見余非無因而來公等亦非無因而生斯世遇斯事也想昔日當祖道大盛

之時悟道弟子三十餘人公等爲洒掃執侍人耳不
狀何以有緣見我親近哉晉世尊於大通智勝佛時
爲諸弟子說法粵經畢竟至釋迦出世同出一會一
一受記成佛以咎日之夙緣今日之現證則將來彌
勒補處龍夢會中豈少一人卽堅持此心以光祖道
爲任護三寶爲懷卽一莖一葉滴水莖薪凡有益於
叢林有補法道者卽爲金剛種子成佛真因使永劫
瞻依十方攸賴卽同祖法身常住矣可不勉哉

寄示曹溪耆舊

老人住祖庭一番持爲發揚六祖出世一大事因緣

欲令大家修出世因以種淨土之緣不料中道緣坐
魔風破壞獅蟲作祟使我不遂初心一旦違遠祖師
棄捨大眾卽今雖居寂寞之濱未嘗一念忘其本願
其後學似有向上之志苦無明師良友引進修行之
路其耆舊衆中有知老人之心及痛念生死大事者
又無老人依歸不能聚集一處同作佛事堪噫日月
如流衰老漸侵死期將至黃泉路上資糧不具憑何
法以脫三龕地獄之苦報乎言及至此可悲可痛古
人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火急修行早是遲矣老人
因此熟思再三無可爲大眾決策者適堂主來省正

恆老人之心因叮嚀渠回山將老人之心揭示衆者
舊儻真實爲生死者須大家集會一處結念佛會同
修淨業同出生死誓願遞相度脫社中若有一人先
滅度者同力資助往生豈不爲第一最上因緣卽此
餘季已勝百劫千生虛過也會所最要清淨無擾乃
能成辦道業禪堂但有後學諷誦事業似屬煩雜唯
有老人所修無盡菴最極寂靜色色現成不若就此
爲淨業堂成殊勝事不獨不枉老人苦心一場亦可
以躋施主功德也其修進之規古人六時念佛晝夜
殷勤雖是精進恐老者不能今折中當以四時爲準

二時功課二時跪諷行願品一卷念佛千聲發願回
向期不計限人不計數但要老成信心篤實者忘賓
主泯人我絕是非戒戲論一心念佛不通賓客專以
寂靜爲主卽是真阿練若正修行處也若大衆果能
洞見老人之心諦信老人之言依法修持便是出生
死的時節便是與老人生生世世不相捨離常生佛
母同聽法音之時其會集結社之人及安居之處一
聽堂主主之便是奉行老人之敎命也其精進道業
又在大衆各自努力古人云把手他人行不得爲人
自肯乃方親所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努力

寄示曹溪禪堂諸弟子

老人初爲祖師建立之時大衆不知老人之心今日
老人行後凡山門利害及禪堂設立汝等皆樂入堂
安居是知老人之苦心也若知老人之心則當知佛
祖之心矣汝等今思得老人似卉教誨不可得也朕
聚散之緣雖佛祖不免在諸弟子能知恩報恩依教
修行雖佛祖滅後亦同在世親近不異故佛臨入滅
時諸大弟子請問若佛滅後衆等以何爲師佛言當
尊重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梵語波羅提木叉此
云戒也佛常言汝等比丘能守吾戒雖千里外如在

左右若不奉我戒縱對面猶千里也此吾佛大師金
口親囑之語可不遵乎況今末法去聖時遙若佛弟
子不秉佛戒將何以爲修行之地賴何以出生死之
苦海乎老人臨行特爲汝等說梵網戒不知汝等一
一能堅持否佛制比丘半月半月誦此戒經如從佛
親聞作法羯磨母令毀犯令三業六根念念檢點觀
察不許闡生罪過不得毀犯戒根卽此便是真實修
行坐進此道不必遠訪明師徒增辛苦也若汝等向
來未能堅持則當從今依法半月半月對佛宣誦梵
網戒經十重四十八輕一一戒條熟記分明如犯一

夢遊卷三十六
條則於誦戒之日請軌範師作證衆中遞相檢舉犯者對衆懺悔再不許犯如此則改過自新道業可就其所犯之辜除懺悔外衆等議定清規罰例以便遵守如老人向日所遺改條可爲常法也衆等戒經習熟則當背誦四十二章佛遺教經楞嚴法華楞伽諸經以爲佛種其叅禪一着當遵六祖開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當人本來面目公案蘊在胸中時時叅究久之自有發明時節如此方是續佛祖慧命之大事因緣也汝等能遵此語則如老人常住曹溪汝等亦不必操方行脚矣

示曹溪沙彌

庚子歲當道延余料理曹溪余應之至則百廢槩不能舉因思爲治之道以養材爲本遂選諸沙彌設義學延賓師以教習威儀誦讀內外經書稍知信向則披剃立禪堂使就清規受戒法晝夜禮誦是時諸沙彌始知有出家業皆厭耕鑿而慕清修矣余苦心十稔有可觀遂棄去今老矣隱居南嶽諸沙彌皆受化者先未淡知老人今乃淡思之雖求一日之執侍一言之教導難矣沙彌某比時在孩稚今從衆中始知老人心求親近不可得乃具冊遙乞開示老人聞

夢遊卷三十八
而悲且喜也。答佛在時恐久住世間薄信衆生多不敬信遂上昇切利令衆慕而後來則人人皆生難遭想矣。若老人久住曹溪諸人安能戀慕如今日哉。沙彌若思老人不若思念佛。思念六祖也。若思念佛當來必有見佛之時。若得見佛便是出生死時也。思念六祖當初一賣柴漢耳。如何得今日人天供養。再思今日供養乃從拋却母親恩愛。走向黃梅會下負石舂米辛苦中來。再思六祖三更入黃梅方丈得受衣。盜憑何知見向五百衆中獨自得之。且人人一箇臭皮袋死了三五日便臭爛不堪爲何六祖一具肉身

千季以來如生一般。此是何等修行得如此堅固不壞。沙彌如此細細一一思想。思想不透。但將壇經熟讀細參。參之又參。全部不能。但只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句蘊在胸中行住坐臥喫茶喫飯搬柴運水迎賓待客。二六時中一切處頭頭提撕。直使現前定要見本來無一物。是箇甚麼。如何是不惹塵埃的光景。若能如此用心。是名參禪。若參到自信不疑之地。則能真見六祖面目。方知老人鼻孔方是沙彌真正出家了生死的時節也。若不肖向己心中苦求。本分事。空思老人有何利益。一往諸沙彌但知親受

老人教導唯習威儀動靜禮誦文字而已若從今日始都與沙彌所請開示如此一力做工夫方是老人真實訓誨老人老矣此乃最後開示也若錯過今日將來縱向十方世界叅訪知識總是他家活計慎勿以老人此言爲空談也

示法空選殿主

佛教末法弟子修四安樂行謂正身正語正意大慈悲心依此而修是爲妙行狀此四行以行處近處爲初心行處謂步步不離道場近處謂念念不離三寶余觀末法比丘能踐此行者唯知殿之役最爲親切

以沙門釋子不知修行之要縱浪身心不能檢束三業動成過惡故罪業日深生死難出卽能遠叅知識亦不必能步步相隨心心親近唯有侍奉三寶晝夜香燈是不忘佛也晨昏鐘鼓集衆禮誦是不忘法也大衆和合六時周旋是不忘僧也坐臥經行不離佛殿是步步道場也苟能自淨其心則一香一雲皆成佛真體舉手低頭皆爲妙行是則不動脚跟而徧叅知識豈不爲最勝因緣哉安樂妙行無尚此矣行者勉力以盡形壽何用別求佛法

示曹溪基莊主

六祖居曹溪寶林不容廣衆乃向居人陳亞仙乞一袈裟地盡曹溪四境而山背紫筍莊者乃袈裟一角也向僧居寮舍當寺之半久之僧多忘本外侮漸侵豪右蠶食其山場田地多入豪強僧業廢於八九而祖龍一背盡失之矣居民樵采已及其內地將見侵於肘腋老人初入曹溪乃悉其故因謂衆曰土地者叢林之本也況吾祖袈裟猶故亞仙之祖墳墓尚存是以謂祖翁田地也安可失乎遂集衆鳴於制府準令本府清其故土正其疆界衆皆膏肓不知所止卽有知者亦畏縮不言獨基公以筭居此歷歷指掌以

是豪強氣沮老人乃募資收贖其故有之田地山場盡以供膳寶林禪堂贍養寺後學僧徒有辦道業者將以贖六祖如綫之脈因以基公爲莊主公佐助老人中興曹溪清理常住錢穀及一切事務并井有條苟能守之卽千載猶一朝也老人去曹溪將十載諸規盡廢唯禪堂得昂公守之如故而基莊主精白一心未忘初念視老人如左右保護常住秋毫皆如護眼目也老人愧無緣不能盡興祖道因思筭黃龍有不豫之色筭座問之答曰監收未得人是知古人用一監收爲深慮如此而莊主之責豈細事哉自古

國家皆以得人爲難而叢林亦狀曹溪千僧老人居
十年淘汰只得一禪堂主一莊主兩人而已更有二
三人能爲之輔翼者則德不孤事易行而祖師道場
亦可保其無虞矣堂主來省老人於匡山基公因以
問訊寄此卷請益老人復何言哉惟吾佛出世竝無
別事但爲護念付囑二事而已所以護念者爲欲得
人以續慧命也付囑者以佛家業有所付託如長者
以家業委付其子也卽歷代諸祖皆如佛意志在慧
命不斷耳今佛祖之道寄在曹溪一脈而曹溪務在
得人得人要任膳養膳養超其四事四事賴其主者

苟主者得人則衆有歸道可辦而叢林可振法道可
興法道興則佛祖慧命相續不斷永永未來端有賴
於今日也但能保護慧命卽是深報佛恩如此卽名
真是佛子矣基公可謂能報祖師恩德矣從今更
能深念六祖於大庾嶺頭教慧明公案懷在胸中重下
疑情疑來疑去疑到疑不得處忽然迸破疑團露出
本來面目是乃可稱六祖的骨兒孫較之保護祖翁
田地者可謂百尺竿頭進一步也此則公案是六祖
命脈苟有一人於此參透則六祖常住世間未滅度
也今千載陳爛骨董老人重新拈出因公增價則此

後常放光明照天照地直當判此身命堅固其心不可一息懈怠也勉之

示曹溪寶林昂堂主

嶺南自漢方通中國始知有文物六百餘年至唐初六祖起新州得黃梅衣盞傳西來直指之道是時始知有佛法開曹溪寶林道場說法其中自爾道蔭寰宇天下禪宗皆以此爲資始何其盛哉六祖滅後肉身雖存而道場漸衰至宋業三百餘年則叢林大壞極矣時有子超禪師蹶起而大振之由是重興其道至若傳燈所載者自六祖後不多見其人故道法雖

播於十方而留心於根本地者寡矣道場無開化主人而僧徒習世俗之業頓忘其本固其所也由宋迄我明萬曆中又將五百年道場之壞尤甚於宋僧徒不遑其居而法窟皆棲狐兔矣丙申歲老人至嶺外得禮祖庭覩其不堪之狀大爲痛心而去又五年庚子諸護法皆以法道爲心亟欲老人往拯其弊至則誓願捨此身命志爲六祖忠臣孝子也一時更新百廢具舉此仗佛祖護念之靈非人力也於時僧滿千衆有懼僧徒之不安者數人而已求其憂祖道不振後學無眼法幢之不固者獨昂而已至若知老人恢

復之志誓死之心亦唯子而已嗟乎是知法門之得
入爲難也如此於時老人初入曹溪選諸僧徒可教
者教之衆中物色亦唯子而已及老人住此八季之
間凡所經畫爲山門久計者衆皆罔狀其所經心關
涉鉅細無遺者亦唯子而已及獅蟲破法魔黨競作
卽毒所稱爲道場者數人亦皆在網羅求出之不暇
求其苦心保護叢林憂祖道之崩裂淡知老人建立
之恩者亦唯子一人而已當是時也苟非子砥柱中
流委曲調護曹溪卒無今日矣及老人捨之而去禪
堂無主幾爲獅蟲所食非子挺身撐拄其間不唯道

場破壞後學無依卽老人中興一片苦心竟付流水
矣安望祖道之再振乎是以老人別曹溪來十年於
茲子日夜苦思老人之復至望法道之更新念念含
悲未嘗一息忘之也老人之南嶽而子隨至旣而老
人還老匡山子尋卽遠來見其感恩之心益篤憂道
日深且冀老人之復至或望至人之將來其誠蓋難
以言語形容者卽古之忠臣孝子憂國憂家烈女節
婦誓死無二心者不是過也適來山中老人留之已
久其哀哀之心請益不一老人因而示之曰子之志
固嘉而子之思亦過矣子未聞大道之替雖佛祖亦

難逃於時節因緣因緣聚會蓋不由人力也且道與時運相爲升降殆不可強卽其人亦不易得也諦觀六祖入滅以來今千季矣其道遍天下在在叢林開化一方不少求其爲祖庭而經理家法者獨宋子超一人而已子超之後又五百季志爲祖道力整頽綱者獨老人而已況在曹溪有衆千人之中求其憂祖道知老人者唯子而已是則法門之人以此爲懷者豈易見哉今老人示子最勝法門所謂求人不如求己也且當六祖未出世時只一賣柴漢耳因有夙植靈根功夫醞籍已久一旦聞經一語頓悟自心遂得

黃梅衣盞豈不是今日寶林道場乃六祖肩頭柴擔春米腰石邊來故有如此廣大光明普天而地禪宗一派一言一句皆從柴擔腰石邊流出至今供養香火如生時無異肉身堅固不壞如現在說法無異如是福澤亦從柴擔腰石邊來此豈有心要求人而後得也子既有志上憂祖道何必求人應之彼旣丈夫我亦爾且六祖悟的一段般若光明人人有分不欠絲毫如今只當憂自心之不悟不必憂道場之不興若能了悟自心則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當一莖艸自狀

具大神通隨心轉變任意施爲無不可如是任我
全具又何苦思癡癡望他人來作我家活計耶古人
要悟自心在六祖已拈都是當下一言便悟更無做
工夫之說六祖得黃梅衣盃大庾嶺頭開示慧明道
人一則公案後來便是做工夫參禪的樣子也從今
向去教汝直將從拈憂長憂短望人的心一齊拋却
但當自己放下身心拌了一條性命單單一念只求
悟明自心將慧明一則公案橫在胸中重下疑情晝
夜六時行住坐臥迎賓待客應事接物茶裏飯裏拈
匙舉筯一切不教放過疑來疑去定要見自己本來

面目或提念佛話頭要見者念佛的畢竟是什麼人
如此疑到似銀山鐵壁疑不得處忽然命根斷絕疑
團迸破自己本來面目當下現拈是時方知念佛的
人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不必問人古人云善
造道者千日之功亦有十季五季或二三十季或盡
生不悟發願再出頭來又或有二生三生乃至十生
多生不昧本願者生死時長常寂光中了無去來之
相且子季力尚強果能淩志從拈日做起卽十季二
十季能悟今生尚遂我本願卽今不悟賴有此參究
功夫般若種子就是再出頭來猶是現成活計縱遠

不過四五十季打箇筋斗如在目前時整頓自家
家事有何難哉捨此不憂更憂別事都是枉費心思
妄想無益不唯無益且增無邊生死苦海是豈不爲
大愚癡者哉老人此說如棒打石人頭如此做工夫
則是老人時時在汝眉目間放光動地也

示曹溪旦過寮融堂主

天下叢林爲十方衲子行脚者之傳舍以萬里雲遊
跋涉登山衝風冒雨躡雪履冰飢寒困苦形影長涂
而莫知所止故望一叢林以求一夕之安如窮子之
望父母廬舍也萬一到處主者不得其人漠然而不

加意使飢者不得食渴者不得飲勞者不得息病者
不得安則其悽楚苦惱之懷又將何以控告耶從古
接待十方叢林之設深有見於此也諸方四路各有
退步或有鄰峰里市容可不得其所而更之他至若
嶺南曹溪道場六祖肉身現在海內衲子所必往而
禮觀者所至必數千里外單單度嶺特爲此事況冒
煙瘴之鄉出九死一生之地重足而至此中可無接
待之設乎老人未到曹溪之日聞衲子至者無安居
息肩之所求其一飲一食而不可得率皆旋行託盃
僧房皆閉門而不納卽得米升合又無炊爨皆拾薪

就澗或得一食而行老人憂之乃逐屠沽之肆闢爲
接待十方禪堂別立齋廚以便其食所需皆取給於
內堂必使周足聽其飢者食渴者飲勞者息病者調
理汚者澣濯任其久近隨其來是以業海而爲樂
土矣但求一主者不易得且有卽此而造地獄者比
比也或有獅蟲集此以作魔撓力不能制者多未安
也頃昂公來云近得融公爲旦過堂主事事如宜足
副建立之心居三年如一日也老人聞而喜曰此老
人願力所至也常思菩薩修行以慰安衆生爲本當
思一切衆生老者如父少者爲兄弟一以孝順心而

敬事之況在法門有同體之誼又非其他可比苟能
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是則以佛心爲心也梵網戒經
乃佛之心地法門也晉稱孝名爲戒所謂孝順三寶
孝順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若能受此戒卽入諸佛位
是卽以孝順爲戒之本戒爲成佛之本能行此行卽
是倫佛之基不用別求佛法矣學嚴經云菩薩布施
衆生頭目身肉手足有來乞者隨與而去且自慶曰
彼來乞者皆我善知識爲我不請之友能成就我無
量功德令我堅固菩提願力由是觀之則今十方來
者皆我不請之友融公若能以孝順心恭敬供養以

夢遊卷二十八
滿金剛戒品爲成佛種子卽此一行全攝衆行又何捨此而別有玄妙佛法哉融公能諦信老人從此深心以盡身命供養十方堅志不退卽是菩薩以頭目手足而施衆生等無有異求佛妙道又何加於此其或未厭更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橫在胸中久之一旦識得自已本來面目是時則將六祖鼻孔一串穿却乃見拈一莖艸卽是已建梵剎唯恐十方雲水之不早至又何疲倦之有哉噉余老矣愧不能再爲六祖作奴郎公能體此卽是代老人常轉如是法輪也
示曹溪沙彌達一

老人遙老匡山寶林堂主昂公攜沙彌達一遠來叅謁老人因示之曰汝等當思何修何福生在邊地得爲六祖兒孫朝夕親近祖師肉身如現身說法無異何其至愚如生盲人不知日光所照已也汝又何緣何幸得老人至以金篦刮翳開其盲瞶始見天日猶朕不知日光之照也汝等當思六祖未至黃梅但新州一賣柴漢耳一聞誦金剛經應無所住一語頓斷歷劫生死根株此豈由教習而朕耶良以佛性種子人人具足未遇緣開發如種在地未得雨露之滋耳老人一向直示汝等種種方便皆得雨之功但汝等

夢遊卷三十八
煩惱根深難生智種靈苗今遠來請益猶是沓潤之功也從今要智種發生則將六祖所悟無住一語會取叅求忽朕心地發明是時不但了却歷劫生死卽六祖鼻孔盡在你諸人手裏把住放行只由自己如此便如親侍六祖說法時無異豈待要要老人打葛藤費婆心也老人雖不在曹溪汝只將當家一則公案說與同叅諸沙彌等人人都要如此做工夫不可一念放捨如此卽是老人常住此山時時爲汝諸人說法也此事不是兒戲直要一片死心下毒手判命根做將去若是朝三暮四一寒十暴不但智種不生

抑恐作焦芽敗種也如是不唯辜負老人實辜負自己切不可空過時光恐大限到來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汝當深思自勉勿忽

示曹溪沙彌方覺

達磨西來單傳直指之道衣鉢六傳至曹溪正法眼藏流布震旦今千餘年皆云曹溪一脈如孔門之洙泗蓋所係法門非輕也予昔居東海時每慨禪門寥落必源頭壅闕嘗與達觀大師議欲往濟之期於匡廬未幾予弘法罹難達師以予不果行遂先獨往至其山見其僧皆田舍郎也止於檐下信宿而歸未幾

唐逸卷二十八
三
余卽以弘法罹難 恩遣嶺外時則以爲佛祖神力
所攝也師候予於江上謂予曰某先探曹溪矣卽六
祖復生不能再振也予曰顧願力何如耳及予度嶺
居五年庚子當事者以曹溪護法爲心力致予往予
至則始於祖庭及諸三門百廢齊舉其僧無論大小
卽諸沙彌率皆樵兒牧豎別修禪堂設爲清規令其
各從本業如是者百餘人惜乎般若之緣不深老人
切示以佛法大義領荷者希第在威儀之間耳老人
苦心八年寺僧闡提作難老人竟謝去之南嶽諸沙
彌如失乳兒相繼而隨者不絕如覺侍者先候於南

嶽今候於匡山乃拈香請益老人哀而謂之曰汝等
生邊地不聞三寶名蓋一難也幸遇老人爲開導又
何幸也雖受化有緣而卒不能深入佛法是未種般
若之緣耳汝等念我不忘則信根旣具而佛法終有
時而入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汝今旣知
捨離俗纏脫然方外此爲入道正因且又親近知識
知其所難則不當以妄想任心當面錯過乃是知所
重也若離俗緣自以爲無拘束縱浪身心徒事虛華
耽玩山水徒費草屨錢竟有何益豈不爲重增業苦
耶汝今果能拌捨身命志求大法爲生死大事參究

夢遊集卷三十八
言
向上趣色力强健三二十年直欲發明自性不悟不止如此立行乃是出家正行方不負老人開導之恩亦不負千生萬劫遇善知識之緣亦不負出家親近六祖肉身如生前無異仍須發願願弘祖道以救道場以存法門之標準如此操心立志乃是曹溪的骨兒孫若更悠悠度日執愚自是以朝名山禮祖庭隨喜道場此是粥飯庸流最下品人之行徑饒汝行盡名山依然俗骨凡胎毫無進益豈不辜負自己百千萬劫之大因緣耶汝諦思惟慎無自誤

題門人超逸書華嚴經後

此蓋余壬寅孟冬在寶陀山題門人超逸爲弟子實性補書華嚴經後述其發心始末因緣也余自蒙恩度嶺說法五羊教化數年縉衣中篤信歸依者唯菩提樹下數人而已數人中唯逸公與實性二人同志同行同發大心書大法性不及半遂蚤天獨逸竟其業噫惟此不獨發心之難卽已發心而能有緣遂其志願者尤更難也故我世尊於法會中歷言信法之難如云假使劫燒擔負乾草入中不燒是不爲難我滅度後若持此經爲一人說是則爲難由是觀之又不得爲信法之難而持法之難更有難於萬萬者

矣顧此南粵居海徼其俗與中國遠佛法始自達磨
航海昔憩五羊而跋陀大師持楞伽來先開戒壇於
法性寺旣而智藥大師植菩提樹於壇側爲六祖大
師前茅幾百年而跋刺三藏持楞嚴經至宰相房公
爲筆授時則盧公起於樵斧間佛法亦自唐始盛其
根發於新州暢於法性濬於曹溪散於海內是知文
化由中國漸被嶺表而禪道實自嶺表達於中國此
所以相須爲用爲度世之津梁耳予度嶺已十有二
年憫祖道之荒穢振曹溪之家風以罪朽之身以當
百折之鋒可幸無恙者六年於茲賴佛祖之寵靈諸

凡有序草創法道之初時在法會親炙於余者獨超
逸通炯二人而已此足見教化之難而得人誠難之
難也逸自禮余余往雷陽走瘴鄉理曹溪往來奔走
無寧日逸乃謹謹奉教閉門却掃書華嚴大經以爲
日課且以餘力求六祖戒壇故址收贖而重新之暇
則率諸同志結放生會每月有常期漸達海濱遵爲
法式實余唱之而逸輩能行之也今余苟完祖庭冀
休老以了餘生逸又從余以遨遊盡生平唯是不獨
發心之始難而更成終之難也然古所難而公獨易
此非多世善根於般若緣厚者何易至此哉回視實

性一息不來便成永劫卽今求其見聞隨喜現前種種殊勝之緣豈可復得是則發心同而夙願異故生死殊途幽冥永隔吾徒有志於生死大事者於此足以觀感矣以逸與性同時請益書此經其讚法之辭具於前部之首今於逸所書不復贅譚獨申發心畢竟始終之難如此

題實性禪人書華嚴經後

我世尊毘盧遮那如來初成正覺於菩提場演大華嚴名曰普照法界脩多羅說一切諸佛所證衆生自性法門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

相但以妄想顛倒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顛倒則一切智無師智自然現尙又曰吾今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是以此經所詮純以一味平等大智圓照法界爲體以一切聖凡依正有情無情悉皆同等一切衆生所作業行不出諸佛自性法身一切妄想無明貪瞋癡愛皆卽諸佛所證眞如實智一切山河大地鱗甲羽毛蠢動蜎飛皆卽毘盧遮那普現色身是知吾人日用折旋俯仰歛唾掉臂乃至飲食起居皆卽普賢妙行不出毘盧遮那如來海印三昧也何況修習正行而作白業者乎第吾人日用

而不知耳悲夫人者迷此本有智慧無明業流沈淪
生死往來六道備受諸苦不知其幾百千億恒河沙
數世界微塵劫矣曾不自知返省故我大師以平等
大悲捨自性法樂出現世間挺身三界而開導之深
入火宅如長者之採諸子也然父之於子其心不止
苟免災患而已實望全付家業此本懷也故先最初
卽說此經頓示平等法界直指衆生自性法身令其
頓得無量法樂故曰譬若一微塵中具含大千經卷
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於中遂剖
破微塵出此經卷拈示衆生轉爲利益且一微塵者

衆生妄想之心也大千經卷者乃衆生自性功德也
明眼智人乃諸佛菩薩大悲主也剖微塵者乃破諸
人妄想顛倒也剖微塵之方卽諸佛所說一切經法
也然法有頓漸其餘諸經皆漸剖之此華嚴經乃頓
剖之方示諸佛所證廣大佛法寶藏欲令衆生一眼
便見一念頓得無量受用也由是觀之則吾佛之恩
德與衆生者豈淺渺哉嗟乎自有佛法以來此經流
布寰區見聞不少求其能知諸佛恩德者幾何人哉
吾佛滅度之後從上諸祖傳佛心印直指衆生佛性
者皆我慈父克家之子也惟我菩提達磨大師特爲

此事航海而來此土少林面壁冷坐九年被人毒害
數四唯得二祖一人卽便抽身西去六傳至我大鑒
禪師起於樵斧之中一聞經語便走黃梅負春腰石
竟得衣盞南來然被惡人加害不一避難於獵人隊
中十有七年後際因緣時至聊借風旛一語震動人
天始得剃髮披衣於法性菩提樹下說法於曹溪源
頭千七百員知識從此一派流出惟此廣大功德皆
從我大師忍苦一念中來豈非法王忠臣如來慈父
真子者乎至今授戒之壇基尚在埋髮之道樹猶存
凡在覆陰之下靡不安然於蓋載之間食大師之食

衣大師之衣求其知大師之恩思大師之苦者無一
人矣悲夫是可謂日用而不知也余忝在大師末法
弟子列弘法懼難放遣雷陽丙申度嶺過曹溪瞻謁
大師道骨儼然如生慨其法道寥落風俗隳頽泣數
行下者久之乃之成所是秋歸會城之青門壘壁間
明年春饑癘之死白骨蔽野收而瘞之者萬計乃爲
津濟道場延諸僧衆越明年戊戌荷戈之暇乃引樹
下弟子數輩爲說無常苦空之法旣而註楞伽寶經
成爲其開示又往樹下爲諸沙彌說四十二章經則
聽者日益衆矣弟子超逸實性執香作禮而白余願

手書華嚴經一部以作苦海津梁予爲歡喜讚嘆二
弟子卽閉戶焚香始於萬曆庚子執筆首事越明年
辛丑實性奄忽而逝所書經止二十七卷其祖超珍
復命實性之師明沾究竟卒業滿此勝緣嗚呼悲夫
衆生流浪苦趣往來六道者如塵沙劫波於中能遇
佛法能發信心者政若大海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
易得哉今實性生此末法仗此勝因不動步而遊華
藏之天一投筆卽覩剎塵海會覩毘盧於當下圓行
海於多劫卽已生非虛生死非浪死矣何況乘此津
梁而遊不死不生之鄉者乎壬寅孟冬余將有雷陽

之行超珍持性所書經至乞予一言以紀其事余冀
後之見聞者因之而發信心但能一念回光卽出曠
幼生死是則實性又以一毛端頭出生廣長舌相而
說衆生自性法門不減毘盧遮那坐菩提樹卽此便
是法身常住也

題曹溪諸沙彌書華嚴經後

大哉法界之經也惟我本尊盧舍那佛初成正覺坐
阿蘭若法菩提場金剛心地入海印三昧稱性所演
圓融無礙廣大威德自在法門七處九會不起而昇
圓滿十身星羅法界塵剎衆生依正齊說熾然無間

不可思議之法也曹溪六祖大師秉單傳心印西來
衣蓋畱鎮此山是卽法菩提場金剛地也肉身現在
是卽舍那法身常住也鐘鼓音聲朝夕無間是卽刹
塵熾然說法也嗟乎其徒在座如盲如聾是爲覲面
錯過久矣予往蒙 聖慈以萬里調伏恩大難酬因
誓捨此身重整道場爲圖報地諸弟子輩全不知有
此事無異聾瞽予因選諸童蒙沙彌教以習字書寫
華嚴尊經意將仗此大法因緣以作金剛種子果不
數年間發心書者可期十人堂主昂公乃昔所延教
師也持來匡山予見而歎曰此卽剖一微塵所出之

經也觀其點畫皆從金剛心中流出況有最小沙彌
願刺血而書之者斯卽吾佛所說無師智自然智現
在矣予感激含涕惜予不能爲諸沙彌作究竟導
師耳雖然惟此卽予心血所灑若自茲以往見聞隨
喜發心興起緣緣無盡至未來際將令曹溪弟子人
人入此法門卽塵說刹說衆生說熾然常轉此法也
斯卽舍那現在說法六祖常住此間卽予死不朽矣
欣躍何如敬書始起因緣以示來者爲發心地又爲
老人廣長舌也

題曹溪沙彌血書普賢行願品

予住曹溪中興祖道作養諸沙彌莫不墜西來之業不十年間似有改觀衆中沙彌某發心刺血書寫普賢行願品以爲終身誦持老人喟然而嘆曰沙彌識法者也乃能刺血書寫此經行此難行之大事蓋法界緣起不分迷悟不屬聖凡但有弘爲皆歸真際所謂山河大地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況此身血從法界流滴入此經豈不稱真法性者乎沙彌苟以如是書寫如是持誦盡命不懈則心心不出普賢行海步步不離華藏道場但當諦信不疑此外別無佛法如是則老人如法界而稱歎亦未

能盡功德之量如其自昧本心動與法違縱親見願王猶然重增業識耳

常住清規

大師入山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到寺

十月初七日起至初九日止三日在殿精選合寺大小僧行諷經讀書初九日設立法華堂卯時鳴鐘三通齊赴佛殿擺設不許延遲仍要褊衫整齊各帶法華經一部少則二人共之俱在一時完備不許違誤十三日設立義學三處

一東廊館十月十三日午時開

一西廊館十月十三日寅時開

一延壽館十月十三日巳時開

曹溪寶林禪堂十方常住清規

惟我六祖大師說法曹溪天下衲子歸之祖設安居以容廣衆此禪堂之設最初之始也至百丈大師立律條以約多人此清規創初所由立也自此凡天下叢林皆有禪堂以行清規名爲十方常住雖千萬指如一人之身頭目手足之相須耳惟曹溪禪堂自

六祖之後今千年矣久而遂廢凡本寺僧徒分煙散火居止不一而清規不行卽十方衲子禮 祖而至

者茫然無歸雖有祖庭之設無復清修之業甚至不異編氓豈禪源根本之地焉老人蒙 恩度嶺承當道護法盛心不忍 祖庭之零落命寺僧延予以整理之予至則苦心一志以中興 祖道爲心除修殿宇乃清寶林舊址僧房填塞遂捐資別買空地移僧房七所闢成一區復立內禪堂一座以安常住僧衆立外堂一座接納十方往來除常住香燈外別捐已資贖紫筍莊田山園地土以爲供贍名爲十方常住安居既就四事既周恐居是堂者不能律身進道及堂中主者不諳古德清規事有差舛言行乖違有壞

法門不唯有辜創立之心實負龍天護法之意凡日用事宜略設條例如左賓主各宜遵守以圖永久光揚祖道庶使法門不墜道業可成老人仰續 六祖如綫之脈亦稍據其本願矣凡我弟子務宜守之慎勿輕忽

一佛說常住有二種一常住常住卽今之寺立住持以主之稱曰長老爲一寺領袖一十方常住卽今之禪堂立堂主以主之爲十方領袖故居是堂者無論內外皆稱十方以發心修行志超方外非世俗比也其清規禮法如住持例但住持與衆僧有上下之分

若主禪堂法食均等者則有師資之分稱曰堂頭如今之少林若但掌禪堂事務稱曰堂主與衆有賓主之分卽今之諸方凡在堂之僧日用助道四事因緣皆實賴之叢林一切大小事務皆仗荷之衆皆拱手而已非細事也是須遞相恭敬內外和合以道爲懷勿妄生議論以求過端所處禮法清規自有定例務安分守成勿妄增減

一禪堂之設不輕堂主之任甚重以十方眼目指矚一人直須言行端潔以副衆望故居是任者務秉慈悲心廣大心軟和心忍辱心謙下心以菩薩修心

如橋梁如大地方堪荷負衆生乃稱妙行故凡日用飲食與衆同甘苦不得私自偏衆滴水莖菜以衆爲心不得專任己意以取譏謗衆僧有過當白堂中板首宛言方便處之不得遽出暴言麤語任情呵責不得苛刻佃民以招怨謗凡一應執事務要斟酌賢否不得妄用匪人常住錢穀當撙節浮費不得過用若係當用宜與板首預先商確可否查書記簿明開支銷不得專任己意

一堂中歲計卽常住租課每年不足三分之一所欠甚多並無實法但憑大衆修行以感

龍天外護俱在堂主一肩募化萬一不足大衆只宜同甘淡薄不得過求豐美妄貸債負以累常住

一作務行人苦心勞力終歲辛勤冬夏二季必須量給單布以助道心但常住歲計不足實難定規是在堂主多方設處否則不能以安行人其堂中在單僧衆理宜均等但力所不及勢難措辦貸則返累常住難以持久若就八月會中緣難一定抑恐預有借辦當卽填還今照所有施利先除還所負餘則斟酌多寡量散堂中以助道緣難爲定例若更有餘者存貯以實常住不致空虛庶可持久儻有施主專意布施

隨所發心不屬常例

一堂中歲計全在八月會中施主齊集所有齋僧布施米則入庫其有銀兩當立櫃一具簿一扇書記請公正一人同掌其有折米銀兩卽當據實賬同登簿不得移作本色乾沒其辦齋銀兩亦登入簿儲積日逐當衆支用書記別登支銷簿以備稽查堂主不得私自出入其有念經拜懺銀兩亦登入簿以待會罷通融散衆堂中不得執爲己有以在道場內外一力故不得專若外有送茶果之資係堂主者堂主自收入己有送堂中者及榜疏佛事等項是在堂中專執

施主專心則聽公取如越例而爭者準清規例據其所爭照數倍罰辦齋一供如不遵者不共住

一堂中坐單僧衆俱係作養本寺僧徒離居不遠切近親朋但恐熟處難忘不得時常託故回房縱意妄爲飲酒博奕遊蕩嬉戲或酣醉到堂觸穢神明輕欺禮法犯者堂主白板首重者不共住輕者當衆罰跪香一炷懺悔改過若不遵者亦不共住

一堂中僧衆皆老人作養以光 祖道唯以修行爲心各宜謹守戒法調練三業制伏過非勿使造業不得聚首妄生議論蠱惑正人以啓事端或勾引匪人

破壞常住盜取什物違者與犯者同坐

一堂中一切事務及歲計周支俱在堂主一力擔荷以一人而肩衆事誠難一一恰好儻有差失大眾亦當體亮念其勞苦不得求全責備妄指過端以生別議若果有過差當會同板首就方丈中茶話款敘諫正不得遽發麤言以傷道體

一凡十方遠到衲子俱在外堂且過寮安歇必須入堂問訊板首卽當領衆回禮敘謝知賓款茶不得坐慢取臯十方若是知識法師及高賢衲子卽白堂主當延入內堂寢室安居或經冬夏務盡心恭敬供養

大眾朝夕咨請法要不得輕慢以增罪過若在旦過寮借歇三五日者其齋食皆出內庫堂主務要時常經心檢點勿使缺乏當立寮主以司接納若內堂遇有辦齋次堂亦當普請

一禪堂事務至簡租課只就板首催取或堂主親徵故執事不必多立但知客一人必不可少以應客往來賓客接待十方衲子此職務在得人如缺其人卽以堂中直日僧代管客至必須款畱待茶若施主專至者必白堂主禮待勿退信心若十方衲子亦須辯白賢愚勿輕去畱

一叢林公務有事不分內外一例普請此天下古今之通規也今本山道糧則施主親齋莊租則佃民自送打柴則行人入山此外無多勞役唯有溪邊運柴園中料理蔬菜而已如遇普請堂中止畱直日一人看堂其餘齊赴不得躲避違者罰跪香一炷

一天下禪林無論內外法屬同體而在堂者賴行人以助道業行人施力用以資修行其實勞者居多非道心堅固者不能久甘苦行大段非世俗役使者比也凡係常住公務而禪堂板首領衆指點作爲一一皆聽不許抗違若各人私事非係執情不得私自驅

用卽有務下行人叢雜或致喧爭及過費食物或偏衆飲食犯種種過者先有典座聽其約束如不和合聽堂主處分照清規例去畱任理堂中儻見有過者亦當曰堂主治之不許徑自麤言辱詈以致評論以行人可否皆堂主通達其情非一偏可據故其莊民非公事不得擅用

一安務下行人專在堂主檢點安畱堂中不得私情強畱親友恐有不法破壞常住以累舉者事發有犯連坐

一在堂皆係作養本寺僧徒今見叢林有緒規模可

觀或有本寺後進之徒素無德行不服受業師長教訓希圖安閒快意假以入堂爲名者決不許入或已入堂不守清規戒律任情狂爲不隨衆禮誦專一養癰或不時在外仍行飲酒茹葷全無慚愧只託虛名不務實行攪羣亂衆者堂中板首悅衆請堂主同白住持頭首卽遣出堂不許久畱以傷衆德如不遵者住持當以法治慎勿徇情養成後害

一天下叢林自有百丈清規永爲成法但本山禪堂名雖十方非諸方比也以老人入山之初切念祖道衰微僧失本業老人志在中興以人材爲本故始

捐束脩以教習沙彌及披剃則建禪堂以教修行捐衣資以置供贍種種苦心作養無非上爲六祖以續道脈下接十方以光叢林今奈老人薄德不能以滿本願中道棄置而去則立十方堂主以代老人之勞但一應所用欠缺尚多堂主縱體老人之心願亦無老人之道力恐有缺漏不能周至本寺頭首執事耆舊大衆各宜體亮當念祖庭無禪堂不足稱道場無堂主不能接十方保多衆若屬本寺未免徇俗則不久而廢是故本山與堂主有賓主之義各當以道爲懷賓主各盡其禮不得任情苛責以傷和合則

有壞叢林以負老人建立之意獲罪

六祖取譴 龍天是當謹戒

右上條件甚多不能備悉卽此所列事宜雖非古規乃切救時弊就此寶林道場苟能一一遵而行之則祖道之興在此舉矣幸勿視爲尋常輕而忽之有負建立之心也凡在堂者各宜勉之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興曹溪寶林禪堂
憨山老人德清書於十方常住

憨大師曹溪中興錄序

歲庚子余備兵南韶念曹溪末法之湮而佛界之幾

爲塵闌也悉逐諸屠酤亡賴及所畜雞豚鴈鷺之屬戒僧徒永斷酒肉卽客至啜茗或飯蔬食庶幾稱清淨道場以無爲肉身菩薩恩造累劫阿鼻惡業諸僧徒始而凜凜旣乃讚歎踊躍若出湯火而沃以清冷語具余粵遊草中是時憨山大師方演法五羊遠近緇素仰若龍象余將以入賀萬壽行慮諸僧徒業習難洗末法且終就湮敦請大師來主是山余從五羊面叩之謂寶林一片地千古一大事因緣非師孰與肩任師唯唯送余及靈洲而別迄今辛酉余復以籌海之命入粵過寶林在菴二十餘年真屈伸臂頃而

夢遊卷三十八
師之去寶林且八年所矣睹所更建條布犂然蕭穆
僧徒皆循循披緇諷唄視昔犢鼻荷鋤酣飽目不識
之無字已恍若奪胎蛻骨在三生前者其跂慕師而
冀旦夕復來不啻赤子之慕慈母因索余數行走匡
廬强要師無何余蒙 聖恩召還陪都歸舟薄清溪
未及曹溪者三舍寺僧以師尺一井所纂曹溪實錄
來發函而首以夢幻泡影語相質蓋深有感於塵世
去來離合之無常也及緝閱實錄則種種皆有爲法
夫既云入妄想中種種皆幻則寶林曹溪亦幻卽梵
宇遺蛻衣盃等當無不幻焉用此科條森列米鹽纖

細以煩僧徒且實錄中不以常住法爲僧徒律令乎
一切有爲皆常住法而所云夢幻泡影則不住法也
夫有常住而後可以不住有不住而後可以常住常
不住有常住常不住而後可以無住無不住惟常住
而諸夢幻空不礙有惟常不住而後諸法有不礙空
諸僧徒由不敢侮法入不泥法斯於我師所纂實錄
所譚夢幻與所感去來離合空有相攝而不相礙是
卽佛祖本來之旨亦古德無盡之旨余且與師同夢
幻泡影中權住幾劫更作商量師其亟爲一轉語報
余

天啓壬戌孟秋南京光祿寺少卿西浙祝以幽撰



天啓壬戌孟秋南京光祿寺少卿西浙祝以幽撰

ニ
廿
九